

于成龙《与友人荆雪涛书》

台湾版现身方山

□ 闫卫星

近日,笔者在天下廉吏第一于成龙故里方山县的一收藏爱好者手中,见到了一份出版于1953年的台湾国语日报副刊编印的《古今文选》,该文选以专辑形式全文并带注释刊发了于成龙的《与友人荆雪涛书》(原题为《治罗自纪并贻友人荆雪涛》),该文是于成龙自己撰写的全面回顾其初任广西罗城七年中的情况,文采斐然,是难得的范文,该文曾多次入选各类古汉语学习读本和试卷,但被台湾选录作为古代汉语学习范文,还是首次发现。

罗城是于成龙从政的第一站,他在罗城任知县长达七年,占去他从政经历的将近三分之一的时间。七年中,于成龙主要政绩为:一、重典治乱铁腕剿匪。他赴任后,首先编制保甲,严禁携带火枪,违者严办。一旦发现截路伤命的盗情,限期跟踪破案缉拿,斩首示众,用铁腕恢复了良好的治安环境;二、“革火耗,减盐引”。极大减轻了群众的负担;三、劝教兴学移风易俗。于成龙在任罗城令期间,设法减轻百姓赋税,发展生产的同时,十分重视劝教兴学,移风易俗,革除旧习。他设立养济院,救济孤寡,开馆办学。

于成龙做了七年罗城知县,让罗城从一座荒城变成了广西由乱到治的样板县,在升任四川合州知州时,连路费也没有。罗城人民送别他时,出现了万人“追送数十里,哭而还”的感人情景。在清代,罗城后任县令金岳出于对于公政绩的崇敬,在于成龙入罗古道上的山崖上雕刻了“于公旧治”的摩崖石刻,希望做像于成龙一样的好官。罗城人民为了纪念好县令于成龙,特意把县城所在地命名为“清端乡”,即现在的东门镇。



乐在「图上游」

□ 韩长锦

厦、绿地公园、小区新村、城市地铁、鸟巢水立方等等,就说那几环大道吧,2011年的北京城区图上最外圈标的是六环,这六环中,恐怕就有五环是改革开放以后打通的,一下子将北京城扩大了几十倍。我2011年在北京安贞医院陪老伴住院时,就完全不认识北京了,和从未来过没什么两样,我曾经去过的《工人日报》社、《冶金报》社还是问了几次路才找到的,所以每天爬在床上读地图就成了我的主要任务,不然走出医院便两眼一抹黑,寸步难行,靠立的摩天大楼比比皆是,挡住了视线,绵延不断的车水马龙,恐惧得不敢迈步,简直就是一个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呀。

比如1969年那张上海交通简图,我经常翻阅,不仅要反刍一下南京路的热闹繁华、城隍庙的杂耍小吃、鲁迅公园的庄严肃穆、外滩的旖旎风光,更重要的是地图的背面很有些“文革”的色彩,除了必不可少的毛主席语录,还有五首革命歌曲,现在看来虽然都是老歌,但它们仍然是进行传统教育离不开的教材,像“东方红”“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歌,都是要世代传唱下去的,尤其那些歌词都比较长,不经常温习就会忘掉的。至于那张香港海洋公园的立体图,我觉得它更能够给人以直观之感,更能勾起人们的回忆,比如我们曾经去过的“哈哈梦工场”“海豚学堂”“海洋馆”等景点,只经过没有玩过的“摩天巨轮”“翻天飞鹰”“海洋摩天塔”等景点,我都可以通过回忆与想象在虚幻的世界中重游一遍,再感受一番香港的风情、前卫的气息。

所以,别说我的这“图上游”没啥意思,它不仅能缓解、满足你的旅游欲,平复、消除你的心里浮躁,而且还能锻炼你的记忆力,拓展你的想象力,使你的思维更加敏捷更加灵动,从而激活脑细胞,延缓大脑的衰老。我深刻地体会到,更主要的还是充实了退休以后的晚年生活,增添了高雅的情趣,提升了生命的质量。老年朋友,如果你以前也有爱游山玩水的好习惯,带回的景点地图一定不少,那就将尚在散落中的它们收集整理起来,也像我以前这样隔三岔五的来个“图上游”;如果你以前没这个习惯,购置的地图都随买随丢了,那也不要紧,不妨从现在开始积累,也不为晚,也能品尝到其中的乐趣。总之,“图上游”既能开智益身,又能享受到乐趣,是一种科学文明高雅有趣的休闲娱乐方式,老少皆宜,均可身体力行一试身手。

我是1958年20岁时从本溪钢铁工业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冶金部所属的山西中条山有色金属公司胡家峪铜矿工作,1984年在老企业支援新企业的热潮中,又从晋南的中条山,来到了地处黄土高原的山西铝厂所属的孝义铝矿,一直到1997年退休。说起我的业余爱好搜集景点地图并经常进行“图上游”来,那要追溯到我的学生时代。我的初中三年是在辽宁锦州市读的,锦州市周围有许多好景致,比如北武当山、翠岩山、笔架山、虹螺岬、塔山等等,我当时曾利用星期天游览了其中的几个景点,只是由于没有景区地图,跑了不少的冤枉路,耽搁了宝贵的时间不说,有的景点就压根儿未能找到,留下了几许遗憾。初中毕业考上了本溪的中专,那时候本溪市照样没有出售的旅游地图,但我还是在节假日游览了几个较近的好去处,比如平顶山、本溪湖、滴水洞等。虽然游览了,但总觉得不够尽兴,一点可供参考的资料都没有,很难游出兴趣来。

1958年的9月我带着到新单位报到的一应手续,坐火车来到了首都北京准备换乘去山西的火车。我从前门火车站一下车,便觉得眼前一亮,啊,叫卖北京地图的小贩们争着往你的手中塞哟,这张北京游览图就成为我的收藏类的开山之物。我利用这张地图趁候车的时间粗略地游览了早已向往的首都市容,重点观看了北海公园、故宫、动物园等景点。也就是从这张图开始,以后无论因公因私去哪个城市或者哪个景点,都先要千方百计地买一张那里的地图,既为当时方便,更为以后的“图上游”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回到家后,我便将这些宝贝妥善保存起来,经日积月累装订成册,啥时想何地重游一番,就信手展开地图册,尽情地享受着“图上游”的快乐,那个惬意劲儿不亚于现在的玩电脑。当然,尚未去过的地方,如能在朋友处见到或是在书店、地摊上买到,我也从不放过,也要拿来置于图册之中,不妨过一把对未到过的新景观的想象瘾,待有朝一日真的到了那里,岂不是轻车熟路似曾相识吗?回过头来清理一下这些心爱之物,共有103张,装订成5册。这里边我最为满意翻看次数最多的有这样三张:一张是最早保存的北京出版社1958年4月第一次印刷的北京游览图,定价三毛钱;一张是1969年第一次去上海公出购买的由上海文化出版社1963年版1969年5月第十二次印刷的上海交通简图,定价五分钱;一张是2009年4月儿子带领我们老两口去港澳旅游时购买的香港海洋公园游览图,那是一张有立体感的游园示意图,是花五块钱买的。

去过哪里,到哪里旅游,无非是匆匆忙忙

地走马看花,浏览一下大概,能亲眼所及的不过十之一二而已,绝大部分并没有走到看到,这就正如人们对旅游的看法和议论的那样,去也遗憾,不去更遗憾。而我的“图上游”就不同了,百里方圆汇于一图,万千景观齐集眼底,我只要将图纸一展开,静下心来集中精力,愿意看多长时间就看多长时间,丝毫不受时间、空间、精力与有钱没钱的限制。诚然,我没有看到实物,没有看到真山真水古庙禅房,没有看到木雕泥塑香烟缭绕,没有看到雕栏画栋金碧辉煌,没有看到红火热闹车来人往,但我可以打开回忆的闸门,如过电影一般将我已经看过的留在记忆里的东西在脑海里重新组合成像,还可以弥补一些曾经见过的遗憾,让所成之像尽量地完善些完美些;可以展开想象的翅膀,对未曾看过的地方给以海阔天空的定格,可能比实地还要漂亮呢;可以以图中的介绍和说明为思路,将山水树木楼台亭阁等自然的造化、人文的瑰宝一一连接起来,形成一个立体的景观影像,长久地留在记忆中,挥之不去。

比如那张最老的北京游览图,不仅纸质发黄变脆,且已经让我翻得破烂了,因为那是



图①为作者于曲曲历山;图②为香港海洋公园示意图;图③为上海交通简图;图④为2014年作者于青岛中山公园。

